山西通志

四十五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一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人物一

山西人物唐虞尚矣縣夏暨元明彪炳竹素者多有而載籍所紀以勳多著十率得四五此秦晉人物之權衡也國家損益百代甄敘九品維幷汾右輔川呈嶽貢之才詰業孫孫嚮風而歷代人物亦胥列銓綜今次厥行事如左忠烈不別編即列人物蓋非忠烈無以爲人物此又用義理權衡而定勳庸閥閱之差等也至有以文章著者別爲文苑附載簡末以存其槩云志人物

太原府

周

唐叔虞武王子初武王夢天謂已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手曰虞遂因命之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千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子宜舊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八年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生立穆侯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四

年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

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迎送安定之平王錫以秬鬯圭瓚作

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

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

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

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左傳平王之東遷也

晉鄭焉依書傳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王錫命焉史記以爲襄王爲文公作誤文侯三

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

靖侯庶孫欒賓傅之曲沃邑大於翼號爲桓叔桓叔好德

晉國之衆皆附焉七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曲沃桓

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

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

卒子鱓代是爲曲沃莊伯弒孝侯於翼

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爲君是

爲鄂侯鄂侯六年卒莊伯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

侯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

侯子小子侯爲晉君是爲晉侯晉侯二年曲沃武公復伐

晉晉侯走隨隨人與晉侯共擊武公武公復入曲沃而修

晉政賂獻晉僖侯以寧晉侯以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

武公元年誅晉大臣潘父而納桓叔子於晉桓叔子名

曰嬰嬰卒子伯立伯卒子仲立仲卒子厲公寤生立厲公

娶申侯女爲夫人生子曰仇

厲公二十三年卒子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卒子昭侯

平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孝侯十五年莊伯弒孝侯於翼

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爲君是

爲鄂侯鄂侯六年卒莊伯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

侯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

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元年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晉小子之四年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二十八年武公伐晉滅之

武公稱曲沃莊伯子也周釐王四年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卽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及驪姬娣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欲廢太子申生乃使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十六年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滅霍滅魏滅耿還爲申生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二十一年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於新城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二十二年滅虢滅虞二十六年獻公病以奚齊爲後使荀息傅之公卒里克殺奚齊於喪次荀息立卓子而葬里克弒卓子於朝荀息死之使迎重耳於狄重耳辭乃迎夷吾於梁立之是爲惠公六年九月秦繆公伐晉獲公公妹繆公夫人請歸之十四年秦送重耳入晉殺懷公於高梁文公重耳晉獻公子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獻公二十一年殺太子申生重耳奔狄伐

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狄伐

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
生盾居狄五歲而獻公卒里克等殺奚齊卓子使人迎重
耳重耳畏殺固辭克等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
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
乃謀與趙衰等適齊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衞衞文公不
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
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
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留齊凡五歲齊女與
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
脇曹大夫釐負羈諫之不從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
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
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
詹諫之不聽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厚遇重耳
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
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
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
楚將子玉怒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
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
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
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至秦秦繆公以宗
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
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掬小
禮志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
公曰知子急欲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拜曰孤臣之仰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惠公卒子圉立欒郤等皆陰求勸
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
耳歸晉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
多附襄王十七年二月辛丑入於晉丁未卽位懷公故大
臣呂甥卻芮等恐誅與其徒謀燒公宮始嘗欲殺公宦者
履鞮知其謀以告公乃爲徼行會秦繆公於王城誘呂郤
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
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
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至介
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與其母隱去不復見公聞其

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
介山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請罪公報曰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
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
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
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於天下方今
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公乃發兵至陽樊圍溫殺帶入
襄王於周襄王賜公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
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
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
矣於是作三軍冬十二月晉兵下山東五年春文公欲伐
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渡侵曹伐衛正月取五
鹿二月與齊侯盟於敛盂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釐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復告急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請伐晉成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之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先軫說公因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公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於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公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於是晉文公稱伯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也公曰吾聞能勝而安者唯聖人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楚成王歸讓責子玉子玉自殺公乃喜六月復入衛侯是年冬公會諸侯於溫欲朝周恐有畔者乃使人言襄王狩於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丁丑圍許曹伯臣或說公復曹伯公從之七年與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公亡過時及助楚於城濮也九年冬卒

子襄公歡立是歲秦繆公發兵襲鄭襄公元年春秦師滅滑而還晉擊之襄公墨衰絰四月敗秦師於殽遂墨衰絰以葬文公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六年趙衰欒枝咎犯先且居皆卒趙盾代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趙盾使士蔑士會如秦迎襄公弟公子雍繆嬴爭之盾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爲靈公發兵以拒秦送公子雍者敗之於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殽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靈公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令魏壽餘誘士會歸晉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公怒殺之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隨會先諫不聽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不果已復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右提彌明禦而免遂奔未出晉境乙丑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於周立之是爲成公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於扈復救鄭與楚戰敗之是年成公卒子據立是爲景公三年楚圍鄭晉使荀林父等救之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績楚虜我將智罃歸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七年使郤克欒書韓厥與魯衛共伐齊與頃公戰於鞌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而還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軍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伐鄭取汜十六年

兵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請復
趙庶子武爲趙後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
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
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狄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
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五年三卻讒伯宗殺
之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厲公自將伐之五月渡河
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不忍
使復位以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麗氏欒書中行
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使人迎公子周於周而
立之是爲悼公

悼公襄公少子桓叔之孫也簡王十四年正月厲公遇弑晉
使智罃迎立之時年十四矣公既立朝謂大夫曰大父父
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爲君
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
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
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
師敗遂至陳靈王二年會諸侯於雞澤公弟楊干亂行司
馬魏絳戮其僕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
大親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公歸功於絳賜以金石之樂
十年冬秦取我櫟十三年公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
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四年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

以仁義爲本是年冬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戰於靡下齊師敗走晉追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乃歸六年逐欒逞奔齊八年欒逞入於曲沃反襲入絳范獻子以其徒擊逞敗之於曲沃殺逞遂滅欒氏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五年趙鞅殺邯鄲大夫午中行寅范吉射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說公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敗走朝歌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三十七年

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哀公不得有所制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

孝伯唐表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狄城爲狄氏

寒侯路史狄子寒侯皆武穆也後各爲氏羅苹云漢有博士
寒朗乃武王子寒侯後又云晉地五氏其一爲寒
狐突字伯行重耳外祖父爲獻公大夫公使申生伐東山皐
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御戎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
之文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
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
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
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欲行羊舌大
夫不可將戰突諫曰昔辛伯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
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申生不從敗狄而反讒
言益起突杜門不出及重耳出亡突二子毛偃從之懷公

立弗召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
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
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淫刑以逞誰
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毛從文公出亡及反國弟偃稱
其賢讓之公使將上軍城濮之戰毛設二旆退楚右師復
與偃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毛子溓襄王十七年文公命
爲溫大夫
狐偃字子犯狐突次子惠王二十二年從重耳出亡及柏谷
卜適齊楚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
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
以偃之慮其狄乎夫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
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狄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及驪姬使告重耳於狄請入晉重耳欲許之偃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得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偃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烈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乃辭使者呂甥等亦告公子夷吾於梁冀芮勸夷吾許之因請君於秦繆公許諾乃使公子縶弔重耳於狄以時不可失喪不可久說之觀其意重耳告偃偃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

之者不始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而哭退而不私縶退弔公子重耳之命冀芮說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縶以求入縶反致命繆公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哭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欲納重耳縶說繆公置夷吾可成名於天下故秦先置夷吾於晉是爲惠公偃與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出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偃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氏勸公子

行公子不可姜與偃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偃歷曹宋及鄭遂適楚楚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他日享之偃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相禮秦伯悅之襄王十七年秦伯納重耳於晉及河偃以璧授重耳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文公入於曲沃即位是年冬周亂襄王出居於鄭明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偃言於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下逆王入於王城因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十八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二十一年春公侵曹伐衛分曹衛之田楚子入居於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先軫說公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偃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元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夢與楚子搏楚

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偃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及戰楚右師先潰偃與兄毛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敗績公歸國行賞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偃子它字季食邑於賈稱賈季與偃同從文公出亡過宋宋公孫固稱其多識

以恭敬及反國官太師襄王三十二年襄公薨於夷舍使它將中軍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以趙盾易它公卒它欲立公子樂使召於陳盾使殺諸鄟它怨處父易其班是年秋使續鞫居殺處父冬十月晉殺續鞫居它奔狄陽處父晉人文公時大夫食采於陽襄王二十九年楚鬬章請平於晉晉使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明年晉使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處父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賚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不可乃退舍處父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歸王殺子上晉以處父爲太傅三十二年晉蒐於夷舍使賈它將中軍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以趙盾易它且謂盾能

曰使能國之利也盾於是乎始爲國政既成以授處父與
它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它怨之使續鞫居殺處父先是
處父聘於衞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
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
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
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罹其難是以去之
祁奚晉人果而不淫悼公命爲中軍尉未幾請老公問嗣焉
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羊舌職死
公問孰可代曰赤也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
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與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
官建一官而三物備能舉善也夫爲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平公即位復起爲公族大
夫欒盈之難范宣子并叔向囚之樂王鮒見之曰吾爲子
請叔向弗應其人皆咎之叔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
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其獨遺我
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平公問叔向之
罪王鮒以有對祁奚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
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
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
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
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祁午父奚諫代已爲軍尉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盈其冠也和安而好靜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午爲軍尉汲平公軍無秕政景王四年從趙武會於虢午謂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不可以不戒武從之後楚薳啓彊論晉人稱午爲諸侯之選

竇犨字鳴犢晉大夫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其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龜鼈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以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

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獻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陽曲縣西北四十里裂石山有祠歲旱有司禱雨多靈應

舜華晉賢大夫與竇鳴犢同遇害孔子哀之

鐸鳴狼孟人竇犢壁亦游於狼孟皆爲晉大夫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壁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壁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壁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於洞澤鳳凰不離其罿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嚮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諱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

羊殖晉大夫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